

江海文化

田耀东

农田和种子

时令已过了小雪,芦花早就熟透了,一律垂着毛绒绒的头。

河边银亮柔顺的白发一族,是沙地人叫作“乌秋”的芦花,它带着成熟的谦逊和自信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。

张謇在一九零二年正月曾作诗赞美一堤的芦花说:海东无柳应无絮,萼见芦花作絮飞。

芦花曾是垦区从盐碱地成长为熟地的标志作物。海复搬场村支部书记郁卫飞指着大片的农田告诉我们:张謇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围垦的圩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已成为全国罕见的农田遗产。在已经普及农业机械化的今天,仍然保留了河边的大片芦苇,保留了当年的格局和生态。

张謇在一九零一年十二月视察东堤时曾作诗描述开垦前的荒凉:——西北天都旷,东南地更悠。映空蒿若树,远立屋如舟……除了耐盐碱的蒿枝就是天苍苍地茫茫,空旷一片。

经过垦牧公司的围垦,到民国二年二月,张謇在公司望稼楼欣然题诗:——多把芳菲泛春酒,已见沧海为桑田。

垦牧成功后,土地方正,阡陌纵横,水绕田转,人临水居。门前菜绿瓜香,屋后竹青桃红。鸡栖翠竹间,羊卧青草旁,鱼游溪水里,鸭浮莲藕上。

今天,221省道从通海垦牧公司总部的望稼楼前呼啸而过,位于海复搬场村的公司总部已恢复了当年的旧貌。

东西向的白色埭路和南北向的中心路纵横交错,浜沟、横河和竖河像田间美丽的花边镶嵌在肥沃的土地上,这种道路和河沟的设计使雨天排涝通畅,旱天灌溉方便,开创了旱涝保丰收的农田基础。

环洞舍、芦苇房、散摊瓦的农家小屋,早已换成了绿树掩影中的乡村别墅。

垦荒的环洞舍作为历史遗迹仍陈列在展览馆里,后人诉说当年的艰辛。

天蓝蓝,水清清,联合收割机像麦海和稻浪中的帆船,浮游在金黄色的波浪上……

张謇当年的田园理想是田园诗般的农家生活和大型机器耕作的结合——湖田处处鸭阑遮,一片菱花间藕花……

他在日本考察时已想到了大机器农业,只是由于时代局限没有实现。但他在道路、河流、田畴的布局上已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做了基础设施的准备。

郁卫飞说:“通海垦牧公司复建工程完工后,仓库、人口景观、滨水码头等十六个项目的竣工将会又一次带动海复和搬场村的腾飞。搬场村将成为生产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新型村庄,像一颗灿烂的明珠,开放在江海之滨的土地上。”

通海垦牧公司总部所在的二堤就是海复搬场村。农家的父辈、祖父辈及早年的垦荒者,就劳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当年耕作的犁头被盐碱的沙地磨得锃亮,驾犁的牛轭至今仍留有老牛的汗味。铁搭、翻耙、铁锹、锄头发出岁月沉重的叹息。独轮车依旧可以在乡路上展示当年的风貌。打场的枷、挑肥的桶、收麦的耙子,桑树、合欢树和毛竹的扁担,挑泥的泥箩筐子……几十种劳动的工具,全部保留在搬场村的农具馆里,见证了这块土地成长的历史。

乡路上传来叫卖灶头馒子的吆喝,电动三轮车上的不锈钢柴灶银光锃亮,搬场村的袅袅炊烟却令叫卖者望而却步。老人说:“液化气涨价我们可以烧传统的柴灶,你看我家土灶上做的饭有多香。”

在沙地民居馆里,土灶上画有灶花,灶上有铁锅,有蒸年糕的蒸笼,有拌玉米粥饭的长竹棒,有当年照亮乡村夜晚窗户的煤油灯。花板床上娃娃的吸奶声依然镶嵌在五芦头屋的芦芭门里,当年的娃娃们已经驾着联合收割机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。

种质馆仍像老农的仓房,设在普通的农家。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过的种子,全被搬场村人保存了下来。粗略地数了一遍,足有二百多种。

支书郁卫飞说:“搬场村对五个获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已批量生产和培植种子。启东的青皮长茄、洋扁豆、绿皮蚕豆、沙地山药、启东甜芦稷,人见人爱,最适合在我们搬场村生长和繁衍。”

“对已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青豌豆、青毛豆、青玉米四种四青作物,要形成出口的优势,并不断优化其种子,成为搬场村的特色产品。”

“搬场村的农户都有择优选留种子的习惯,经过上百年的优胜劣汰保存下来的种子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。”

“在种子被日益垄断的今天,种质馆要让自己特色优良种子一代代传承下去。留住了种子,就留住了根。”

“有土地有种子就掌握了生存的命脉。种子关乎国计民生,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安全。”

搬场村人就是想得周到想得远!

海复搬场村人想的和正在做的,正是张謇当年实业和教育并举理想的延续。今天的海复人正在把她谱写成美丽如画的诗篇,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散文欣赏

沈晖

难忘的芦花靴

芦花靴,是过去人们用芦花做成的保暖鞋。要说这一款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——芦花靴,对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来说较为陌生,不仅没穿过,甚至都没见过。但对六、七十年代出生的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来说,却有着别样情怀。

在那个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,在冬天,农村很少有人穿高筒靴、皮暖鞋。童年时代,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有几双芦花靴。

天地苍苍,白露为霜,山野茫茫,天气渐冷。一到深秋,母亲就忙碌起来,给家人缝制棉衣、棉裤,父亲也忙里偷闲整理稻草,准备做芦花靴了。

芦花靴的主要原料,是沟河边上长的芦苇花。启东地处江湖沿海,水网交织,沟河纵横,芦苇无处不在。10岁那年的秋天,我和邻居小林一起去采芦花。

八月正是“芦花放,稻谷香”的时节,横河、浜沟两侧芦花竞相开放,秋风拂过,一片芦花犹如雪浪起伏,真有“夹岸复连沙,枝枝摇浪花。月明浑似雪,无处认渔家。”之感。出发前,我们拿着一根带有铁丝小弯钩的竹杆,因为那时年幼矮小,这样伸出的竹杆可将远一点的芦花钩到身边来方便采摘。那时天气不冷,经常看到浜沟里游着水蛇,有一次在浜沟沿上采芦花,突然看见一会长长的火粒斑蛇从沟里向我嗖嗖地游来,吓得我丢下工具落荒而逃,幸亏小林他不怕蛇,过来将蛇赶走,于是我俩继续采芦花。



逢到雨天,父亲就坐在家门口,腰上牵着几根绳子拉上门边钉子上,以绳子作为经线,开始做芦花靴。他先用稻草绕着鞋模编织鞋底,再将草绳加芦花搓成的芦花绳取出,绕着鞋底由下而上一圈圈地编织。当然也有人家用布条加芦花搓成布条编织的,有的人将芦花绳子每绕一圈还用麻线上下扎牢防止脱落,直做到鞋口为止,大约经过2~3小时加工,一双芦花靴就基本完成了。母亲又将旧布撕成条子再沿着鞋口滚边缝上,以确保鞋口毛边不扎人,穿脱舒服清爽。最后,又将几条丝瓜络洗净、凉干、剪成鞋垫塞进鞋内,这样穿着松软舒服。为了牢固耐穿,有时还用厚布将两只鞋底包上。这样,一双毛绒绒、既有保暖性、保健性,又有透气性的芦花靴便做成了。

说实在话,我也喜欢芦花靴。记得从小学开始,就穿着它上学。当我步入社会,先后从事教育、参加新闻工作,也没有嫌弃过它。七十年代的冬天,我穿着芦花靴站在讲台给孩子们授课;八十年代冬天我还经常穿着芦花靴走村入户采访;在那大雪纷飞的季节,我还经常穿着它深夜伏案“爬格子”。因为穿上它,温暖不脚冷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富裕,如今,芦花靴早已销声匿迹,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运动鞋、旅游鞋、保暖鞋,这些款式新颖,轻便耐用的鞋,深受人们青睐。到了二十世纪,我也乌枪换炮,冬天穿上了皮暖鞋,而当年的老古董、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芦花靴,现在已成了老一代人的记忆。

灯下漫笔

刘德昌

为民送戏总是情

提起地方戏剧小品,在步入记者生涯之前曾一度认为,它是人类在娱乐生活中展现的一门表现艺术,具有较大的随意性,未必将之视为可登大雅之堂的阳春白雪。小戏内容没有标准,演戏看戏铜钱进出,无碍于社会安定民生大局。后来因认识了学者型文化工作者石永明(艺名晓石),并观看了由他所作、所导的小戏小品以后,这才觉得富集人间真善美的戏剧小品,犹如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,为新时代的城乡居民所喜闻乐见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笔者工作所在地的惠和乡文化站,正在组建农村大文化网络,意向升格为多位一体化的乡镇文化中心,以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。

时人造就能工巧匠。时任东元乡文化站站长的晓石奉县文化局指令,易地来到惠和,协助文化站转型升级、主要从事戏剧小品的创作编剧和导演工作。

当时刚步入改革开放起步阶段,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娱乐生活,仍处在对“革命样板戏”的怀旧之中,与“样板人物”高、大、全的艺术形象一时尚难割离;又因为一些经典古装戏剧如《天仙配》《刘三姐》的复出和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全亮相,遂使文化水平偏低、劳动强度较高的农民群众对原本比较陌生的新时代小戏小品,一时很难接受。但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组织职能体制改革的试行单位,惠和文化站的应对举措,就是要推出一批内容健康向上、主题鲜明无瑕、技艺便捷明快的戏剧小品,以求紧跟改革开放新形势,传递社会正能量。

在这样的地方小气候下,外来文化站长晓石,以摸石头过河的姿态,在惠和这片热土地上,推出了他的原创锡剧小戏《买女婿》,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演出效果。剧本被《江苏群众文艺》杂志刊发,由此成了百家争鸣的公共资源;小戏由惠和文艺演出队表演后,获江苏省小戏汇演创作奖;无独有偶,小戏广告发出后,当地群众抢先入场,以图先睹为快;义演开始后,座席上时而鸦雀无声,时而掌声雷动;演出结束,尽管剧组几经谢幕,但是上千观众仍不肯退场。乡党委宣传委员出来打圆场:只要留住东元来的晓石,小戏永远看不完!

小戏《买女婿》之所以一呼百应、满堂喝彩,关键就在于一个“买”字,体现在新颖而不落俗套,既扑朔迷离又豁然开朗的剧情上。精彩的剧情,源于剧作家的智慧。小戏《买女婿》的演出,提高了晓石的知名度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。诸多退休老师不禁戏谑问说,晓石是何方神圣大手笔,居然敢在舞台上再现买卖婚姻的恶作剧。初交为友的我,一时也很难看清石记小戏的真功夫,让人处在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意境。

其实,形象迷彩的晓石,既不是神圣大手笔,也不是艺术流派的科班出身,他是血统农民的儿子。1945年,晓石生于东元小镇,从小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,上学后一直是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。真正引导他走上戏剧艺术殿堂的是第一次登台演戏的实践。那一年,晓石和妻子经人推荐,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联袂演出了一部自创自导的锡剧小戏《区区小事》。县委书记点赞他们小夫妻俩说:“《区区小事》戏小主题大,为缺戏少乐的农村做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。”

由此,《区区小事》也就成了晓石艺术旅途上的一个里程碑。他从打竹板、拉二胡、吹笛子学起,既当站长又当演员,成了写、演、导均可拿得出手的人才,领回了无数奖状、奖杯、证书,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曹禺戏剧奖、小戏小品奖。如今,当年血气方刚的文化站长晓石,尽管头发花白且已退休,但他还在文艺舞台上忙得不亦乐乎,成了垒石搭台演小品、矢志为民送欢乐的老顽童。

摆在笔者面前的《我从乡间走来》一书,是晓石对艺术生涯的一份答卷。该书汇编了出自晓石之手包括《区区小事》《买女婿》在内的戏剧小品剧本42部,说唱、相声、微电影剧剧本14部,共56万字。

细读《我从乡间走来》,不难看出,它的全部内容的主题思想,均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珠联璧合。换言之,但凡出现在石记小戏小品中的主要人物或主体剧情,都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的形象代言人或警示案例。

人生百味

黄卫斌

一碗饭

休息间隙,看到电脑屏保上跳出一段文字,“最想听到的三句话:我给你带好吃的,我带你去吃好吃的,我请你去吃好吃的。”好吃的?因人而异,静心一想,于我而言,最好吃的莫过于一碗饭。

有一件小事虽已过去50多年,但仍清晰记得。那时,我还没上小学。一个夏天的傍晚,邻居家一个小孩捧着浅浅的一碗米饭要与我家换麦饭吃。孩子的母亲一手扯着孩子肩膀,一手扶着碗,脸上带着笑说:“乌小信,米饭要换麦饭吃。”

母亲看到后赶紧说:“隔壁邻舍,换啥呀,想吃就自己到罐子里盛。”

最终,那孩子吃到了想吃的麦饭。家人宠爱,这碗米饭也就便宜了我。

米饭的味道早已晓得,但那次吃却总觉得有点特别。这碗饭像一粒小石子掉进了心里,泛起了微澜。

那时能吃上米饭是件了不起的事。米饭,除了能填饱肚皮外,那还是有身份、有本事、有出息的象征。米饭,是大人教训小孩时的热词。农村的孩子,天然知道“吃米饭”是他人的专利,虽然心里憋着不去想,但稚嫩的肢体很老实,与米饭有关的种种忍不住多费点神。

我家住在小镇上,清清的竖海河从门前流过,门前有一条水桥,能天天看到有人拎着篮子迈着悠闲的步伐在河边淘米、洗菜。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那节奏感极强的淘米声甚是好听。只见淘米篮慢慢沉入水中再将篮子斜着轻轻提起,那白花花的米水便顺势向外漂散开来,引得无数鱼儿争相抢食,有时为了争到一粒浮在水面的米屑,一群鱼张着圆圆的嘴巴拱在一起,热闹极了。

那时,家里粮食一直很紧张,不要说吃米饭了,就是顿顿吃饱肚皮都勉强。印象中,家人一直为一碗饭忙碌着。夏天到了,麦子还没成熟,家里粮坛却已见底。夜晚,父亲坐在长条凳上,抽着水烟。“咕噜噜、咕噜噜”,那熟悉的抽烟声也没以前连贯了。为了熬过粮荒,家里精打细算,一日三餐吃粥,时常挨着饿干农活。

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”八十多岁的祖母,目不识丁,但冷不丁会冒出句文采。她敬畏粮食,每有饭粒不慎掉落,她会马上拾起放进嘴里。那个年代,公社里经常开诉苦大会,生产队组织吃忆苦饭,珍惜粮食达到“空前”。

大田里麦子割好用拖车拉走,队长便立马组织社员拾麦。等集体拾完了,一些人抽空扎着围腰再去拾。他们的眼睛几乎贴在地上,角角落落找遍,即使只发现几粒麦子,也如获至宝般,弯下腰一粒一粒拾起。

人是要吃点苦的,不然真不知道什么是香甜。当付出了心血汗水,就能咀嚼出透心的滋味。

分到承包地后,家人便整天扑在田里侍弄庄稼。有一年,玉米丰收,全家挑灯夜战把玉米剥好,准备次日晾晒。清晨,阳光灿烂,家人搬凳子、抽竹杆、发帘

子、铺芦席,把玉米晒出去。将近中午,黑云压来,天气突变,家人急急忙忙把玉米收回来。过段时间,雨过天晴,再晒出去,一天折腾好几回。

更要命的是连天阴雨,不见太阳。看着玉米逐渐发霉长出了绿毛,真是欲哭无泪。

面对天灾,家人没有退步。种麦的季节到了,家里早早准备好了种子和肥料,出苗后,拔草、追肥、倒麦越做得格外细致。

在布谷鸟悠扬的催促声中,麦子熟了。一眼望去,田野犹如泼墨油画,展示着浓重的金黄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麦香。

骄阳似火的一天,全家出动割麦。这是我第一次拿起镰刀,心里有些激动。但没干一会儿,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滴,锋利的麦芒在手上拉出了好几道血痕。

顿时,诗意般的田野变得真实了,过去不切实际的想法变得平实多了。

新麦收到了家,口粮有了着落。家人随即淘麦子、晒麦子、打麦秸。傍晚,母亲烧了一顿麦饭。我捧着满满一碗麦饭,感到清香扑鼻,吃得津津有味。

当坚韧、努力、刻苦融入一碗饭,就能激活好吃密码。原来,好吃的是通过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一碗饭,香喷喷、甜滋滋的。

星期诗汇

赶海

宋一帆

阳光滚动在公园路

赶海人归来

这群石头做成的渔夫

跨着海的节奏

袒胸露背,全身披光

一路跟着的紫薇花

也是他网住的收获么?

年轻时我就熟悉这座县城

赶海人在台风之前归来

渔家女人面无表情念叨:

鲳鲳鲳鱼海蜇皮

螃蟹尖蟹黄花郎

多么温存的外号啊

像男人的犟段子

在渔港中不断冒出来

有许多渔夫渔婆、许多故事

深埋在沙地的芦苇荡

夕阳金光中,海风闪烁

那一年,赶海人

从蒿枝港湾里驮回婚房和新娘

那一年,赶海人的好日子

停栖在南黄海的岸堤

漫天的星斗,月亮如他的灼灼瞳仁

赶海归来,他要赶另一场海

潮水如约而至

在他石头的身上起伏

诗二首

樊惠彬

怀圆陀叹大江东去

昂立圆陀岸,吟叹大江东。回眸西望,万里奔势贯清虬。多少蜿蜒激瀑,飏浪纳川瑰丽,黄鹤尽风流。天外神来笔,直润绿瀛畴。

江滩盛,扬子喜,万豚游。月辉涛乐,弦拨塔吊掠鸿秋。流挟飞云向旭,天堑舒虹更阔,扑面万千鸥。紫气自腾跃,飞向海潮头。

清晨即景

热浪余威大地烘,车流披旭贯西东。洁城大卡喷迷雾,一阵清凉爽到衷。

张謇垦牧寄

顾慧聪

长江挟浊积沙洲,

处女东疆卤碱畴。

百载洪荒今焕彩,

状元故里正风流。

